

哥隆語與黎語的親屬稱謂差異的文化背景*

符昌忠**

摘要

哥隆語和黎語同源，其親屬稱謂應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處，但由於哥隆、黎兩個族群分離已有幾千年之久，雖然同在海南島這個熱帶海島上休養生息，地理環境相同，但在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民族交往與民族融合程度不同導致民族文化發生變異等因素的影響下，哥隆語、黎語的親屬稱謂又有所不同，特別是哥隆語的親屬稱謂呈現出多元的面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此，透過哥隆語、黎語親屬稱謂之差異層面，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哥隆、黎兩族群民族文化的個性特徵。

關鍵詞：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差異、文化背景

* 哥隆語原來學術界稱其為「村語或村話」，是黎語支的一個獨立語言，現根據該族群的要求改稱為「哥隆語」。本文在「文化多樣性與當代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11月，廣州）宣讀過。

** 廣東技術師範學院民族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哥隆語與黎語同屬侗台語族黎語支，這個結論八十年代以來已獲得國內外語言學界的廣泛認同。¹ 它們的共同祖語源是古代活躍於中國南方的古百越族的語言。歷史上的淵源關係決定了哥隆語和黎語的親屬稱謂理應具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地方。現在，我們在現代哥隆語和黎語中還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例子，並能清楚地確認他們之間的同源詞關係。例如，在哥隆語和黎語中，tiək⁷pho³與ɬw:k⁷pha¹man¹同源，用於指稱兒子；tiək⁷loi 與ɬw:k⁷liu 同源，用於指稱兒媳婦；tiək⁷ɔ⁷bai⁴與ɬw:k⁷pai khau 同源，用於指稱女兒；tiək⁷tou¹與ɬw:k⁷ɬeu¹同源，用於指稱女婿。但由於哥隆、黎兩個族群的先民彼此分離已有幾千年之久，² 分離之後，他們之間來往接觸雖然仍然不斷，但彼此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卻因哥隆語族群與漢族等其他民族廣泛的交往和接觸日益密切，產生了新的民族融合，形成較強烈的獨立的自我族群意識，不再認同於母語族群。哥隆語族群社會經濟、文化生活融入了許多他族的文化因素，特別是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其社會經濟和文化都得到較快的發展。到了宋代，哥隆語族群已出現了精通漢語，掌握漢文化程度極高的文化人——宋代海南高中「進士」第一人符確，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性人物。³ 這充分說明了哥隆語族群與漢族交往與融合的歷程不斷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格局。哥隆語裏採借了不少漢語詞，並且形成一套獨特的哥隆語漢字讀書音系，它是哥隆人用來學習漢語漢字，閱讀史書和漢文獻，創作山歌和其他文學作品的工具。⁴ 「語言是最重要的文化資訊載體」，「語言的背後隱含著人文歷史特點，體

¹ 這個觀點已受學界肯定，具體見歐陽覺亞、符鎮南，〈海南島西海岸的“村話”〉，《民族語文》1988年第1期，頁17。李敬忠，〈談海南謨語的歸屬〉，《語言演變論》（廣州：廣州出版社，2007）頁334-346。符昌忠，《海南村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第1版），頁9。

² 歐陽覺亞，《村語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頁2-10。歐陽覺亞先生從移民、歷史、語言、文化等多方面分析、推測「村人」即我們所說的哥隆人的遷徙到現住地的過程，並指出他們應該是在一千多年前從大陸的廣西一帶遷徙過來的。從哥隆語中不僅有大量的中古漢語詞，同時還有一批上古漢語詞，所以本人認為他們來海南島的時間比歐陽教授推測的還更早些。

³ （清）光緒丁酉年，李有益修撰，《昌化縣志》第二冊，卷六。

⁴ 參見符昌忠，《海南村話》，頁7-8。

現民族的文化傳統。」⁵ 哥隆語族群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變化在語言上必然有相應的反映，產生新的語詞以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加上族際間的婚姻導致不少持雙語交際的雙語人的出現，致使哥隆人的語言生活也發生了不少新的變化。而黎族則由於歷史和地理環境等原因，長期以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都在相對獨立的狹小空間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其社會經濟形態和文化生活原生態。因此，哥隆語和黎語的親屬稱謂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分化，產生差異。通過系統分析比較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的差異，探討造成兩者差異的文化背景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所引用的哥隆語親屬稱謂是著者的調查所得，黎語的親屬稱謂則引自歐陽覺亞、鄭貽青的《黎語調查研究》一書。

二、哥隆語、黎語親屬稱謂的差異

從我們現有的語言調查材料來看，可以供給我們研究探討哥隆語與黎語的親屬稱謂差異的語源是：兩個族群的親屬稱謂一般都可以從自己上下各數四代，四代以遠就有點混亂和不清晰了。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對古代社會的研究，特別是對親屬稱謂的研究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典型範例。他認為「我們若要充分瞭解親屬制度，只需認識其主要幹系以及最親的五支旁系中任何一支男性旁系和女性旁系，包括父黨和母黨在內，而在每一支中只須從父母推及他或她的一個子女就行了；儘管無論就上溯或下推而言，這都只包括『自身』的一小部分親屬，但具備這些知識就足夠了。各旁系往下推，其分支的數目將按幾何級數增加，如果想追究各個旁系所有的分支，並不會使這個親屬制度更容易瞭解。」⁶ 因此，我們的研究也只就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中的父系的直系及旁系，母系的直系及旁系，加上配偶系親屬、祖母系的一些親屬，一共 78 個親屬關係的親屬稱謂進行比較分析。通過比較，我們發現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存在有下列的差異：

（一）哥隆語親屬稱謂系統中採借了很多漢語親屬稱謂，一、二、

⁵ 鄧曉華，《文化人類語言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頁 4、9。

⁶ [美]摩爾根，《古代社會》（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383。

三層親屬稱謂均有被漢語親屬稱謂所替換的現象。黎語則基本上保留本族語的親屬稱謂。

在哥隆語中父親稱作 ?de^1 即漢語的「爹」，母親稱作 ?ei^2 應是上古漢語的「媿」等，像這樣的例子，我們在哥隆語親屬稱謂系統中可以找到不少，一、二、三層親屬稱謂均有被漢語親屬稱謂所替換的。如哥隆語中至親的父輩及平輩即一、二層的親屬稱謂大部分都采借了漢語的親屬稱謂，如伯父、大舅父、大姨父 ?bek^7 即古漢語的「伯」，叔父 $\text{sok}^7\text{?de}^1$ 是漢語的「叔」加「爹」兩個漢語語素構成，小姑夫 $\text{zei}^5\text{fu}\text{a}^2$ 即漢語的「姨父」，哥哥 ko^5 就是漢語的「哥」，姐 tei^5 、姨 zei^5 則分別是漢語的「姐」和「姨」，這裏的「姨」在哥隆語裏是指稱妹妹，可能是隨子稱的結果。而黎語則基本上保留本族語的親屬稱謂。如父親稱爲 pha^3za^1 ； pha^3 ，母親稱爲 pai^3za^1 ； pai^3 ，伯父、大姑父、大姨父稱爲 tshai ，叔父則稱爲 fo:i^2 ，哥哥稱爲 ɬau^3 ，姐姐則稱爲 kha^3 ； $\text{ɬu:k}^7\text{kha}^3$ ，姑姑稱爲 ki:n^1 （父之姐）、 fa^3 （父之妹），姨媽則稱爲 ki:n^1 （母之姐）、 pei^1 （母之妹）等等，很顯然，兩者的分化很嚴重，差異非常大。

（二）哥隆語裏出現了漢語親屬稱謂和哥隆語親屬稱謂共存並用的現象，而黎語沒有這種現象。

在現代哥隆語語境中，對同一親屬物件的稱謂存在著漢語親屬稱謂和哥隆語親屬稱謂共存並用的現象，而黎語沒有這種現象。如哥隆語中的稱呼父親有 $\text{loŋ}^5/\text{ko}^5$ （兄弟排行老大的父輩）兩個稱謂語，其中 loŋ^5 是民族固有詞， ko^5 是借漢詞「哥哥」的轉用；稱呼母親也有 $\text{?ei}^2/\text{?bai}^4$ （母親）兩個稱謂語，其中 ?ei^2 是漢語借詞， ?bai^4 是民族固有詞，類似的情況還可以找出不少。哥隆語雖然借用這些漢語親屬稱謂，但是，這些親屬稱謂並沒有取代其民族固有的親屬稱謂，而是形成了一種共存並用的語言文化共生態。反觀現代黎族的親屬稱謂，也有借用漢語親屬稱謂的情況，但那是在雙語人使用漢語語境中才會出現這種現象，而在用黎語的語境中基本上不會出現共存並用的親屬稱謂現象。

（三）哥隆語中還有一些親屬稱謂既與漢語不同，也與黎語不同的特有詞。

哥隆語中有一些親屬稱謂是由固有詞和漢語借詞語素混合構成的，這

些親屬稱謂詞實質上是哥隆漢親屬稱謂語義疊加的特有詞，在漢語和黎語中也找不到與之一一對應的親屬稱謂語。例如：曾祖父 kun^5tsan^2 ，是由漢語借詞語素「公」與哥隆語語素「祖孫輩」構成的，祖母 $?ei^2zo^1$ 、外祖母 $?ei^2no^5$ 、則分別由漢語借詞語素「媿」與哥隆語固有語素「老」、「母系親屬」構成的，外祖父 $?de^5no^5$ 則由漢語語素「爹」與哥隆語固有語素「母系親屬」構成的，大舅父 $lon^5?de^1$ 則是哥隆語固有語素「老大」與漢語語素「爹」構成的，小姨媽 $zei^5?bai^4$ 則是漢語借詞語素「姨」與哥隆語固有語素「雌性、母」構成的。在哥隆語中至親的父輩或平輩幾乎都借用了漢語親屬稱謂，甚至產生了一些既不同於漢語也不同於黎語的哥隆語特有的或是哥隆漢混合親屬稱謂語義疊加的特有稱謂詞，這一點有力地透視出哥隆語族群民族融合和社會文化的變遷的歷史。

(四) 親屬稱謂指稱物件的內涵和外延，哥隆語與黎語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少不同之處，反映著他們不同社會歷史發展歷程，突顯其文化的獨特之處。

與漢語相比較，在哥隆語與黎語的親屬稱謂中有一些特別的但是共有的特點，有的學者認為「這些特點跟黎族（黎語支族群）社會形態和婚姻制度恐怕有一定的關係。」⁷ 反映其早期的社會文化形態，如父系與母系的某些親屬名稱沒有區別，對長輩的（指父輩或母輩）的稱呼，比父母大的與比父母小的往往不同。漢族的父輩除了父親的兄弟（伯父和叔父）有區別之外，對父親的姐姐（大姑母）與父親的妹妹（小姑母），母親的姐姐（大姨母）與母親的妹妹（小姨母），母親的哥哥（大舅父）與母親的弟弟（小舅父）都沒有區別，而哥隆語和黎語的這些稱呼都不同，反映出他們共同的文化特徵。如：黎語更有一些獨具的特點：1.對晚輩的稱呼一般不分男女。如漢族祖父、祖母對孫子的稱呼相同，伯父、伯母稱侄子，叔父、嬸母稱侄子都一樣；外祖父、外祖母稱呼外孫也相同。黎語在這方面則有嚴格的區別。祖父稱孫子與祖母稱孫子各不相同，伯父與伯母，叔父與嬸母稱侄子也各不相同。例如「侄子」和「侄女」的稱呼就有 $tu:k^7tai^3$ （伯父稱）和 $tu:k^7\eta i:n^1$ （伯母稱）， $tu:k^7fo:i^2$ （叔父稱）和 $tu:k^7mei^1$ （嬸母稱）等。2.叔伯兄弟姐妹之間，表兄弟姐妹之間一般以哥哥弟弟和姐姐妹妹相稱，誰是哥哥姐姐，誰是弟弟妹妹不決定於他們的年齡，只決定於父輩或

⁷ 歐陽覺亞、鄭貽青，《黎語調查研究》，頁 8-12。

母輩。凡是比父親或母親大的（如伯父、大姑母、大姨母、大舅父），其子女都是自己的哥哥和姐姐，比父親或母親小的（如叔父、小姑母、小姨母、小舅父），其子女都是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也就是說伯父或大姑母、大姨母、大舅父的子女儘管年紀比自己小也必須稱之為哥哥或姐姐；叔父或小姑母、小姨母、小舅父的子女，儘管年紀比自己大，也必須稱之為弟弟和妹妹。3.祖父、伯祖、叔祖都同稱 $phou^3$ ，祖母、伯祖母、叔祖母都同稱 $tsau^3$ ，當祖父或祖母去世之後，為了避諱，對其餘的人一律改用曾祖一輩的稱謂。如祖父去世之後，對伯祖、叔祖就不能再稱 $phou^3$ ，一律改稱 $phu:t^7$ （曾祖父）；祖母去世之後，對伯祖母、叔祖母就不能再稱 $tsau^3$ ，一律改稱 $tsu:t^7$ （曾祖母）。⁸

在黎語的親屬稱謂中還沒有漢語親屬稱謂的借詞，而哥隆語的親屬稱謂卻正好相反，擁有大量的漢語借詞。在哥隆語中一些親屬稱謂字面上看是漢語借詞，但它作為哥隆語裏的親屬稱謂與其指稱的物件的內涵和外延都與漢語有很大的不同，而黎語還沒有發現有這種語用現象。如光稱呼父親（輩）哥隆語分別就有 lon^5 （排行老大）、 $\eta\epsilon i^2$ （排行老二）、 tam^1 （排行老三）、 $t\epsilon i^5$ （排行老四）、 $\eta\omega^1$ （排行老五）、 $\eta\omega^5lok^4$ （排行老六及以上的再加上排行序數構成）等非常細化了的特定指稱，而其背稱則通用由漢語借入的親屬稱謂詞 $\eta d\epsilon^1$ 來稱呼。這種用法在漢語和黎語中都未嘗見到過。哥隆語中還有一套借用基數詞來指稱兄弟姐妹的親屬稱謂語，如兄弟排行稱謂：大哥稱為 $k\omega^5lon^5$ ，二哥稱為 $k\omega^5\eta\epsilon i^2$ ，三哥稱為 $k\omega^5tam^1$ ，四哥稱為 $k\omega^5t\epsilon i^5$ ，五哥稱為 $k\omega^5\eta\omega^1$ ，六哥則稱為 $\eta\omega^5lok^4$ ，七哥稱為 $\eta\omega^5tit^5$ ，八哥稱為 $\eta\omega^5\eta ba:t^9$ 等等；姐妹排行稱謂：大姐稱為 $\eta\epsilon i^2lon^5$ ，二姐稱為 $\eta\epsilon i^2$ ，三姐稱為 tam^1 ，四姐稱為 $t\epsilon i^5$ ，五姐稱為 $\eta\omega^1$ ，六姐則稱為 $\eta\omega^5lok^10$ ，七姐稱為 $\eta\omega^5tit^5$ ，八姐稱為 $\eta\omega^5\eta ba:t^9$ 等等；很顯然這種稱謂詞語黎語裏是沒有的，它類似於漢語的稱謂卻又按照哥隆語構詞特點來構詞及指稱不同的親屬物件，顯示出其獨特的一面；還有如上面說到的稱妹妹為 $z\epsilon i^5$ 「姨」，很顯然這裏的「姨」是隨子稱的結果。弟弟則有兄稱與姐稱之別，兄稱用漢語稱謂語 sok^5 （叔），姐稱用哥隆語稱謂語 no^3 ，上述所列舉哥隆語親屬稱謂語源及指稱物件的內涵和外延，與黎語的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這與兩個族群的社會形態和婚姻制度的差異有關係，反映了哥隆語族群與黎族各自社會歷史發展形態與婚姻習俗的特有的文化現象。

⁸ 歐陽覺亞、鄭貽青，《黎語調查研究》，頁 10。

三、哥隆語、黎語親屬稱謂差異的文化背景

人類文化語言學者認為：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語言自成結構體系，各民族文化也有自己的體系，就廣義文化而言，語言應該是組成該文化體系的文化元素。文化體系中的其他元素如宗教制度、婚姻觀念、生活習俗等發生變化會導致語言文化元素的變化，而語言文化元素的變異則反映該文化體系總體的改變。⁹ 黎語、哥隆語是黎族和哥隆語族群所使用的語言，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這兩個族群的語言在歷史上是同源的。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黎語支的語言早在四千多年前就與侗台語族其他語支分離，其祖先越過瓊州海峽遷徙到海南島上拓荒，休養生息，是海南島上最早的居民之一。¹⁰ 他們生活在相同的自然環境裏，所以，他們對自然的認知能力、生活方式、社會實踐等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在文化上也形成了很多共同點，但由於後來的族群分離與族群融合不斷，中原漢文化南侵不斷加劇，兩個族群受到漢文化的影響程度不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也不平衡，除了擁有不少的基本詞彙，顯示其同源關係以外，在語言文化上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反映著各自發展歷程的文化個性。

(一)由於歷史上的自然災害、戰亂等原因，在古代，民族遷徙是一種頻繁的事情，民族間的接觸也就不斷發生和深化，由此造成的族群分離與族群融合不斷，哥隆語族群與黎族之間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分化與融合之路，這是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的差異原因之一。

在漢族進入海南島以前，島上的祖民是黎族。而據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斷定，黎語支的先民早在三千年以前，即黎族社會可能還處於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相當於中原地區殷周之際，黎族的祖先便開始從兩廣大陸泛舟南渡。黎語支的語言在與侗台語族其他語支分離時，其祖先在大陸的嶺南地區還生活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最後才越過瓊州海峽遷徙到海南島上拓荒的。根據黎語中不同支系的方言詞來看，他們的祖先並不是在同一個時間一起遷徙進島的，而是在不同的時間段分別越過海峽進入到島上的。¹¹ 再從哥隆語與黎語這兩種語言裏存在超過一半以上的不同源的辭彙來看，

⁹ 鄧曉華，《文化人類語言學》，頁 255。

¹⁰ 梁敏、張均如，《侗台語族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8-21。

¹¹ 梁敏、張均如，《侗台語族概論》，頁 18-21。

哥隆語族群應在越過海峽之前就與黎族分開了，之後，它可能又與同語族的另一語支的仡佬語族群發生融合，¹² 然後才遷徙到現在的居住地——海南島西海岸的昌化江下游兩岸出海口處定居下來。此後又與黎族毗鄰而居，再次發生新的接觸與融合。也就是說，黎語支語言族群中進入海南島的最後一支應是哥隆語族群。這點在下面分析黎語中對外來族群的稱謂及稱謂物件的演變可以得到支援。現代黎語中用來稱呼它族的稱謂語為 *mai*¹、*moi*¹ 等變體（漢譯為「美」），現在不少學者認為這個稱謂是指稱漢族的，但筆者不認同這種說法，認為它的最早語源是從對哥隆語族群的稱謂引伸過來的，其原義本是稱謂比黎族各支系後到的、且比黎族先進的族群哥隆人，哥隆人自稱 *mo*¹「莫」，黎族稱其為 *moi*¹「美」，被稱為 *moi*¹「美」的族群還有黎族美孚（*moi*¹*fa:u*¹）支系，所以黎語中 *moi*¹“美”指稱的最初族群應為哥隆人，可能還包括與哥隆人毗鄰而居的黎族美孚支系的一部分。哥隆人遷入的時間應在秦之前。¹³ 美孚黎這個支系據有關學者考證是黎族最後進入海南島的一支，他們原來是生活在廣東西南沿海的「烏滸」人。¹⁴ 遷入時間比哥隆人略早。

黎語支語言的族群，雖然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遷徙到了海南島上生活，但在大陸之時就應該或多或少地與漢族有過一些接觸，因為秦朝以前漢人就進入嶺南，揭開了漢、百越先民文化交流的史頁。所以現代黎語中可以找到一些古漢語詞。如「銅」讀為 *du:ŋ*¹ 等。秦朝統一中原之後，漢文化開始直接南侵，特別是西漢武帝平南越之後，將海南置於中央政府管轄之下，元封元年（前 110 年）於海南島設立珠崖、儋耳兩郡，共 16 縣。郡縣的設置，揭開了海南島歷史的新階段，從而加快了漢文化的傳播，也促使新的民族融合的產生。黎語支的各個族群也進入了一個與漢文化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期，並不斷發生矛盾和鬥爭，在漢族中原文化隨著中央政權對海南的實質控制的加強，生活在島東北的大量的黎族被編入民戶，交租納稅，而逐步漢化，並最終融入了漢族之中，但還有部分族群抗拒、排斥外來文化，固守本土文化，保留了黎族傳統文化特色。司徒尚紀在《廣東人文地理》中認為：「海南黎族，於宋代漢化不斷加深，從沿海到五指山腹地，基本上形成三個環形文化分佈帶：外層沿海州縣為漢化黎族區，已完成民

¹² 李輝，《百越遺傳結構的一元二分跡象》，《廣西民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26-31。

¹³ 符昌忠，《謨語、謨語族群與熟黎》，《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97 年第 1 期，頁 100-102。

¹⁴ 潘雄，《古甌人後裔考——黎族族源研究之一》，《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83 年第 1 期，頁 13-15。

族融合，那裏的黎人屬國家編戶，接受漢文化，送子弟上學，從事與漢人一樣的耕耘農業，甚至改為漢姓，被稱為『黎裔漢人』；中間一層即所謂『熟黎』地區，『熟黎』歸附州縣統治，基本上漢化，以耕耘農業為主，但保留一定的漁獵和採集方式，宋文獻稱『熟黎能漢語，變服入州縣圩市，日晚鳴角，結隊而歸』；第三層即所謂『生黎』地區，深處五指山腹地，在州縣統治範圍以外，『無城廓，殊異居，非譯難辯其言，不知禮法，須以威伏，號曰生黎』，基本上未接受漢文化。到元代，黎族完全退入山區，漢文化繼續向內深入。這三個文化層次帶相應向內推進，其基本格局，保持到近現代。」¹⁵

由於西漢建立的儋耳郡所轄的昌化縣縣治所在地就是哥隆語族群的聚居區域，相信從此之後就有大量的官人（漢族）湧進哥隆人的聚居地，並通過婚姻等形式與哥隆人融為一體，但哥隆語在此地通用的格局沒有被打破，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漢文化強力的影響。從此哥隆、漢的交流與融合就不斷地進行，直至近代、現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哥隆語族群的族屬被劃歸為漢族，從而消除了族群的隔膜，模糊了兩種不同文化的界線，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哥隆語受到漢語的影響是比較深刻的。這種影響尤其表現在辭彙上，據統計，在哥隆人（指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哥隆語進行交流的哥隆人）日常生活談話中，漢語借詞常達 30-40% 之多，在有關現代政治、經濟等內容的談話中，漢語借詞往往達 80% 以上。¹⁶ 再加上哥隆、漢之間互相通婚，哥隆語的親屬稱謂也隨著哥隆、漢融合的加深而不斷地借入或者產生新的稱謂語，這是社會文化現象在語言裏的必然反映。

由此可見黎族跟漢族的交往、接觸遠沒有哥隆人跟漢族交往頻繁、深刻。雖然黎族歷史上受到漢族政權的影響，不斷有部分族群漢化，但其主體卻頑強地抗拒、排斥漢文化，漢化的部分已完全同化於漢族之中，而退居山區的黎族基本保留其原有的文化生態。因此，黎語親屬稱謂幾乎沒有受到漢語影響。這是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差異的社會歷史原因之一。

（二）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同及其發展進步程度的不同也造成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的差異。

語言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

¹⁵ 司徒尚紀，《廣東人文地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47-48。

¹⁶ 參見符昌忠，《海南村話》，頁 149-154。歐陽覺亞，《村語研究》，頁 10-15。

因此，某一個社會群體的生產力發展、文化形態的變異、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無不在語言中留下影像，而這些影響更多地表現在語言的辭彙裏面。

哥隆語族群自西漢王朝在海南建立郡縣以來，就一直被編入民冊，成為封建王朝的子民，繳納貢賦，接受漢文化教育。在中央政權的直接統治下，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準與漢族同步發展，其民族意識、文化藝術、風俗習慣同時也都受到漢族的深刻影響，所以，這些文化現象也相應地反映在語言上，尤其親屬稱謂受漢語親屬稱謂的影響很大。如前面所列舉的例子：哥隆語中至親的父輩及平輩即一、二層的親屬稱謂大部分都采借了漢語的親屬稱謂，如伯父、大舅父 ?bək^7 即古漢語的「伯」，叔父 $\text{sok}^7\text{?dɛ}^1$ 是漢語的「叔」加「爹」兩個漢語語素構成，小姑夫 $\text{zei}^5\text{fuə}^2$ 即漢語的「姨父」，哥哥 kə^5 就是漢語的「哥」，姐 tei^5 、姨 zei^5 則分別是漢語的「姐」和「姨」，而放棄了本語言中的親屬稱謂。

但是，直至新中國建立前，海南五指山腹地的黎族聚居區還未建州縣，他們不受州縣的統治，不供賦役，生產發展緩慢，還停留在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階段，依然過著「巢居火種」的原始生活。¹⁷ 那裏地處偏僻，還一直保存著一種古老的原始的勞動合作方式——合畝制。合畝制是黎族特有的生產和社會組織。從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關係來看，合畝制屬於原始社會末期的一種生產方式。¹⁸ 可見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還處於落後的原始狀態，漢族建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都沒有涉及到五指山腹地的黎族地區，從而保留了黎族原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漢文化的影響也微乎其微。所以黎語中得以保留了與其社會形態相對應的本民族語的親屬稱謂。見上面所舉例子。因此，哥隆語族群與黎族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其發展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的差異的原因之一。

(三) 族群意識和民族認同感的不同也造成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的差異。

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的差異除了民族間的交往、融合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響造成外，哥隆人與黎族的族群意識和民族認同的取向和態度，也是造成親屬稱謂的差異的原因之一。

哥隆語族群可以說是個受漢文化深度影響，歷史上多次發生族群融合

¹⁷ 顧峇，《海槎餘錄》，（廣百川學海社），辛集。

¹⁸ 王學萍，《中國黎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104-105。

的而又沒有完全漢化的區域文化強勢族群，它既不再認同於百越族群，又沒有完全認同於漢族，被人為地畫歸漢族之後，又能頑強地保留其基本的文化特徵，相對於漢族人來說，他們會自然地自稱為 $\eta a:u^1 f\acute{o}n^1$ 「村人」，稱自己講 $tsh\acute{a}n^1 f\acute{o}n^1$ 「村話」；相對於黎族來說，他們會自豪地強調自己為 $m\acute{o}^1$ 「莫」（即黎族統稱先進於己的後來族群，現在也有人認為是黎語中的漢族稱謂），稱自己講的是 $tsh\acute{a}n^1 m\acute{o}^1$ 「莫語」。現在他們又接受外界對他們的綽號似的稱謂 $k\acute{o}^5 lo\eta^5 zen^4$ 「哥隆人」，對外自我介紹時也稱自己的語言 $tsh\acute{a}n^1 k\acute{o}^5 lo\eta^5$ 「哥隆語」。直到現在還在不斷地追問「我們的祖先從何處來？是什麼民族？」不斷要求進行民族識別的矛盾群體。他們甚至認為他們語言中的親屬稱謂是他們自己祖先傳下來的，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只承認有一部分是從漢族那裡借來的。

黎族雖然由於內部也存在一定的文化差異及不同的遷徙歷史及居住環境，而形成了五個支系，黎語中由於不存在民族認同感的問題，所以，其親屬稱謂能基本完整地保留下來，而不太受漢文化的影響。當然，隨著中國近二十幾年來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黎族地區現在也受到了漢文化的強力影響，大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雙語現象，閩方言海南話的漢語親屬稱謂在黎語中也有被採用的現象和趨勢，但還沒有發展到穩定的狀態，這個問題留待以後探討。

四、結語

社會環境和語言環境的變化是造成哥隆語與黎語詞匯差異的社會因素。而「語言變化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接觸，文化變遷引起語言變化。」¹⁹漢人頻繁的南遷，其結果導致了大多數百越族群所處的地域環境的變動，形成一種民族雜居的局面，從而就增加了百越民族與外來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接觸，這種文化環境的變化是導致語言變化的重要文化背景。我們通過對哥隆語和黎語親屬稱謂差異比較分析，探討了造成兩者的親屬稱謂差異的歷史文化背景，我們發現哥隆語與黎語親屬稱謂變化不僅反映了該民族現存的各種生活現象、思想觀念等，就是歷史上曾經出現和存在過而現實生活中已失落了的民族的社會組織、倫理觀念、風俗習慣等各種深層的

¹⁹ 鄧曉華，《文化人類語言學》，頁 250。

文化現象及發展變化都在親屬稱謂中有所體現。親屬稱謂除了受特定的民族政治經濟制度、家庭結構、風俗習慣等影響，同時，它還直接受該民族語言結構系統內部各種因素的制約，這就是各民族的親屬稱謂在內容和特點上都各具特色的歷史文化背景。對哥隆語和黎語親屬稱謂差異的研究，其意義主要在於探索哥隆人、黎族民族文化的個性特徵。同時，親屬稱謂也是人們言語行爲、道德規範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哥隆語和黎語親屬稱謂差異的研究可以幫助人們正確地使用它們，對哥隆、黎兩個毗鄰而居的族群的交流以及族際間的和諧關係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引用書目

- 王學萍
2004 《中國黎族》。北京：民族出版社。
- 司徒尚紀
1993 《廣東人文地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清]李有益（修纂）
1982 《昌化縣志》，廣東：中山圖書館。
- 李輝
2002 〈百越遺傳結構的一元二分跡象〉，《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 邢福義（主編）
2001 《文化語言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何霜
《壯語與泰語親屬稱謂差異的歷史文化背景》，壯侗語言文化網。
- 周慶生
2000 《語言與人類》。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賀又寧
2001 〈漢、苗族親屬稱謂文化特徵之比較〉，《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 符昌忠
1996 《海南村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7 〈謨語、謨語族群與熟黎〉，《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 張公瑾
1998 《文化語言學發凡》。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梁敏、張均如
1996 《侗台語族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薩丕爾（著）、陸卓元（譯）
2000 《語言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 廣東省博物館
1960 〈廣東海南島原始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
- 鄧曉華
1993 《文化人類語言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潘雄
1983 〈古甌人後裔考——黎族族源研究之一〉，《廣東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1期。
- [美]摩爾根（著）
1997 《古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
- 歐陽覺亞、符鎮南
1988 〈海南島西海岸的“村話”〉，《民族語文》1988年第1期。
- 歐陽覺亞

1998 《村語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歐陽覺亞、鄭貽青

1983 《黎語調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明]顧芥

《海槎餘錄》，廣百川學海社。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Differences in Using Kinship Titles between the Gelong and Li Languages

Chang-zhong Fu

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Gelong and Li languages are of the same origin, many of their kinship titles should be the same or similar. However, because the Gelong-people and the Li-people have separated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although both resting and building up strength on Hainan Island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the same, their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not balanced and national contacts and integration have led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cultural vari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factors. Gelong and Li languages have different kinship titles. The kinship titles of Gelong language in particular present multi-dimensional appearance.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therefore, through the differences of the kinship titles of Gelong and Li languages, we can visualize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Gelong-people and Li-people.

Keywords: Gelong and Li languages, kinship titl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cultural background